

繫

齋

集

一





集 齋 絜

(一)

撰 燮 袁

# 御製題袁燮絜齋集六韻

學爲君子儒。體用亦相符。性悟雖宗陸。身名未異朱。燮師事陸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節自期。立朝屢進諫言。所至政績皆可紀。在南宋諸儒中。可謂學有體用者。邊情言頗悉。民務政多殊。集中劄子幾及三十首。其料敵論邊。深得要領。而陳民務。述具詳。宋史本傳。廿四卷。雖未必能盡還原書之舊。亦治要亦切實。可見施行。向惟散見。永樂大典中。今爲袁輯得。可存十之六七。因命刊刻。以廣流傳。大典昔割玉。哀編今合珠。虛車祛藻繪。實地有功夫。傳世因在此。詩文餘事乎。

乾隆乙未仲夏

絜齋集目錄

卷一

奏疏八首

卷二

奏疏十一首

卷三

奏疏五首

卷四

奏疏四首

卷五

奏狀二十首

卷六

策問十八首

卷七

論十四首

卷八

序四首

卷九

記十一首

卷十

記二十一首

卷十一

行狀一首

卷十二

行狀一首

卷十三

行狀一首

雜著九首

題跋四十七首

卷十四

行狀二首

卷十五

行狀二首

卷十六

行狀五首

卷十七

墓表四首

卷十八

誌銘五首

卷十九

誌銘九首

卷二十

誌銘十三首

誌銘三首

卷二十一

誌銘七首

卷二十二

廟碑一首

祭文十三首

卷二十三

古體詩五十七首

卷二十四

近體詩一百二十首

附絜齋集書後一首

臣等謹案絜齋集。宋袁燮撰。燮字和叔。鄞縣人。登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追諡正獻。學者稱絜齋先生。事蹟詳宋史本傳。燮初與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以道義相切磋。後師事陸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節自期。立朝屢進讜言。所至政績皆可紀。在南宋諸儒中。可謂學有體用者。生平著述。有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二卷。其目見于馬氏經籍攷。久佚不傳。厲鶚撰宋詩紀事。搜討未獲。遂并其人而沒之。今獨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哀集編次。得文二百三十九首。詩一百七十七首。雖未必盡合原目之數。而所存亦云富矣。燮詩文淳樸質直。不事粉繪。而真氣流溢。頗近

自然。其剖析義理。敷陳政事。亦極剴切詳明。足稱詞達理舉。蓋儒者之言。語無枝葉。固未可槩以平近忽之也。惟永樂大典內于前後二集。標識未明。無可辨別。謹以類排纂。釐爲二十四卷。而以夔子甫所作後序一篇附之。用存其舊。甫舉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官至兵部尙書。以才略顯。亦有傳在宋史中。蓋能承其家學者云。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

侍讀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黃良棟



# 絜齋集卷一

宋袁燮撰

## 奏疏

### 都官郎官上殿劄子

臣恭惟仁聖在上。涵育羣生。無有遐邇。同一覆載。施惠務從其厚。用刑寧過于輕。無愧于古聖人用心矣。孟軻有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上。明效大驗。何其速也。今陛下求治不爲不久。而稽其效驗。尙爾遲遲。何可不思其故歟。臣聞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以照臨天下。明竝日月。不遺微小。至于今仰之。漢之宣帝。唐之太宗。雖未極純懿。而能勉強振作興起。治功爛然可觀。而史皆以厲精稱之。亦可謂英主矣。陛下視今之治具。已畢張乎未乎。民生已舉安乎未乎。更化以來。招延俊彥。隨才授職。責其成效。治具似已張矣。而頽綱未至于盡舉。宿弊未免于猶在。則難以謂之畢張。都城之內。財貨疏通。米價至平。閩閩熙熙。遠過曩日。民生似亦安矣。而遠方之民。

凋敝乎財賦之煩。愁苦乎刑戮之慘。雖當豐歲。猶不聊生。則難以謂之舉安。陛下尊居宸極。臨制萬方。惟所欲爲。其誰能禦。今也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猶未至于昭明彰著。歲月蹉跎。所就止此。豈不深可惜歟。臣願陛下毋以寬裕溫柔自安。而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監觀往古。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無非精神矣。謹所從出。出則必行。宣布四方。無不鼓舞。號令之精神也。褒一有德。而千萬人悅。戮一有罪。而千萬人悚。賞罰之精神也。有正直而無邪佞。有恪恭而無媮惰。有潔清而無貪濁。布滿中外。炳乎相輝。人才之精神也。民間逋欠。不可催者。悉蠲之。中外冗費。凡可省者。盡節之。其源常浚。其流不竭。財用之精神也。將明恩威。以馭其衆。士致死力。以衛其長。勇而知義。一能當百。軍旅之精神也。黎元樂其生業。習俗興于禮遜。五穀屢豐。百嘉咸遂。民物之精神也。明主精神在躬。運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豈非帝王之盛烈歟。昔我藝祖。乘上聖之資。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齊乾坤。如再開闢。端門軒豁。無有壅閉。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大哉聖謨。此二帝三王所以日用其力者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陛下誠能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矣。一元之氣。周流磅礴。化成萬物。日新無已。天地之精神也。惟陛下省察。

輪對陳人君法天劄子

臣一介疎庸。遭逢盛際。誤蒙拔擢。寢歷清華。每自念無以稱塞。惟有罄竭愚忠。庶幾仰酬天造。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敬天。尤莫大于法天。蓋法天者。敬天之實也。宅天位之尊。精神運用。形見于天下者。無往而非天。是之謂敬天之實。徒曰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猶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爲。豈真能有益于己也哉。陛下光紹丕圖。垂及二紀。嚴恭寅畏。常如一日。雖古帝王。篤于敬天者。殆無以過。然古之敬天。未嘗不以天爲法。陛下內揆于心。其皆與天無間歟。抑猶有未合者歟。夫天猶父也。君猶子也。子克肖其父。父必爲之喜。而譴怒不作矣。君克配乎天。天必降之福。而災變不生矣。陛下敬天之心。不爲不至。而前年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去年大旱之後。飛蝗塞空。星變異常。一夕再見。今年月日復相繼薄食。則是天意猶未解也。得非法天之誠。猶有可議者歟。臣愚不識忌諱。謹條四事。切于當世者。上于天威。惟陛下裁赦而垂聽焉。其一曰。臣聞天下大器也。惟達天德者爲能舉之。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不能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四裔不懾。君天下者。當無時而不強。豈可一日而弱哉。且女真之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害也。而揣摩迎合之流。遂欲苟安于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至諱。則不敢復言。蓋所以結其舌也。而不知我能自奮。則威聲震疊。自足以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適足以召兵。又豈能息兵哉。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

遜伺隙而作。吾將若之何。竊恐兵端寢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以是思之。豈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彊中國之威哉。其二曰。臣聞人主之大柄有二。曰慶賞。曰刑威而已。然本于公。則天下服。出于私。則公道廢。臯陶之陳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奉天而行。所謂公也。陛下更化以來。招延俊彥。屏去回邪。固已上合乎天心矣。然用違其才。則如勿用。言而不行。與不言同。忠良不得以展布。賢智未免于湮鬱。天之命德。豈其然乎。或依勢作威。敢于專殺。而姑務含容。或黨附權姦。罪不容誅。而陰求捋拭。或貪墨著聞。士論不齒。而復官與祠。或總戎締交。賄賂公行。而匿瑕含垢。天之討罪。豈其然乎。持此二柄。而不原乎天。則朝綱廢弛。國勢陵夷矣。陛下思之至此。豈可不大明公道。而力救斯弊哉。其三曰。臣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無不愛可也。旱蝗相仍。民大饑困。上軫淵衷。多方賑卹。可謂仁矣。然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未必能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濟糶不能徧及。或轉于溝壑。或輕去鄉井。或羣聚借糧。或肆行剽掠。無所得食。勢固宜然。今春既分矣。而艱食猶衆。不知其飢餓而死。抑有以虐我而讎其上者乎。昔者東晉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過流民。寢盛邁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爲凶荒之備。耗于侈用。誠爲可惜。所宜特發睿斷。申敕攸司。止絕他費。專以救荒爲急。推廣天心。大施仁政。則垂絕之命續。而作亂之萌折矣。其四曰。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聰明明畏。皆自乎民。所以爲天。疇咨乎衆。舍己從人。所以爲聖。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

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期廷之舉事。實不與天下共之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共圖之。豈可不稽謀于衆哉。患人才之難得。稽謀于衆。必當有超卓逸羣之彥。患國計之未豐。稽謀于衆。必將有取與不窮之術。患邊備之未修。稽謀于衆。必將有禦戎制勝萬全之良策。觸類而長之。凡事關利害。皆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豈復有不當者哉。臣區區愚忠。陳此四事。一本于天者。蓋如此。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行此四者。易于轉圜。而臣猶慮陛下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蒙蔽之患方深爾。惟私是徇。則不知有公。惟利是趨。則不知有義。詭隨以求合。脂韋以取容。隔絕上下。交相爲欺。萬一陛下少惑其說。則凡忠鯁之言。何自而能行哉。故孔子曰。遠佞人。殆。而孟軻亦云。與讒諂而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也。去秋大饗明堂。至誠昭假。熙事告成。羣臣爭爲歸美之詩。極其稱贊。陛下深念旱蝗之餘。抑而不納。此足以窒導諛之源矣。臣願陛下益堅此志。無甘佞辭。惟正人是親。惟忠言是聽。此固天心所望于陛下也。奉而承之。予以祈天永命。不其休哉。尊崇異教。齋素禱祠。事天之末節爾。君子無取焉。故臣終始以敬天之實。上裨聖德。惟陛下勉思臣言。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用人劄子

臣聞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陰足以干陽。則君子之道消。中國爲陽。四裔爲陰。陰足以干陽。則中國之勢弱。

是故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而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乃陰盛而陽微也。君子道消。中國勢弱。此其證也。豈小故哉。陛下謹天之戒。敬天之怒。則當求其所以弭災消變之策。富弼有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人望之所屬者。登進而不遺。公論之所非者。擯斥而不用。君子小人。粲然如黑白之明。邪不害正。陰不干陽。此誠弭災消變之上策也。往時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收還威柄。登崇俊良。天下喁喁。翹首以觀日新之政。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途漸梗。賢者相率潔身而去。忠言嘉謨。以宗社生靈爲念者。寢不如更化之初。而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自營其私者。尙多有之。此豈天意之所望哉。立政一書。實萬世人主用人之法。其言曰。籲俊尊上帝。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然則人主尊天事天之實。莫急于用賢。其理明甚。抱魁傑之器。而沈伏于下僚。棲遲于遠外。不獲展盡其所長。非天所以生賢之意也。一春多雨。及夏尤甚。霖霖不已。蠶麥俱傷。且有餘于今。必不足于後。旱涸隨之。饑荒繼之。吾民重困而勢益岌岌矣。皆由未合天心。所以災變若此。金國垂亡。而輒敢侵犯王略。無所忌憚。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此天所以大警陛下也。豈可不推原天意。一舉一錯之間。益致其謹歟。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諱惇德。原本避宋光宗。今改從經文。傳亦云。進英俊以彊國本。本強則精神可以折衝。陛下必欲今日國勢恢張。威聲震疊。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猶沈伏于下僚。棲遲于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矣。誰敢侮之。夫正直之士。其言鯁切。故

人主易以疎諂諛之臣。其言軟美。故人主易以親。然鯁切者。譬諸良藥。雖苦口難受。而足以治病。軟美者。譬諸醇酒。雖適口可悅。而足以亂德。金人見侵。中國之大病也。汲汲治之。猶恐不及。又豈可遲緩乎。以忠言爲良藥。亟服之而不疑。自然元氣充實。外邪不能入矣。堯舜之聖。急于親賢。漢高帝之興也。納善若不及。唐太宗聞馬周之賢。召而未至。四輩督促。古者聖賢之君。大抵皆然。伏惟陛下。毋以茲事爲可少緩。明詔二三大臣。獎拔忠賢。不啻饑渴。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納諫劄子

臣聞天下有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有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序。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網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爲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于己。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姦。陛下悚然開納。賜坐從容。俾罄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容受讜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爲天下賀。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于是乎姦心寢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于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于萌蘖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法也。言雖忤意而

合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于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于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忠無隱者。卽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歎息。語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喪贈溢于常典。榮名冠于西清。擢其後嗣。眞諸班列。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卽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樸直之士。若龜年之効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御史曹修古論事。鯁切。忤宮闈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嘆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壻。察其如修古者。敬而聽之。自是忠言讜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于三四年之間。以君德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于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益于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爲法。使士氣常伸。而正途常闢。則光明盛大之治。復見于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于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于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勤于好問劄子

臣不佞。四月六日。猥以庸陋。獲對清光。敷陳治道。勸陛下以延訪英髦。讀畢。臣復口奏。申述延訪之意。謂陛下欲周知是非得失之實。要在勤于好問。陛下首肯再三。聖語云。問則明。于是悚然深服。聖人謨訓如



此之簡且切也。退而與朝士言，亦無不稱贊聖言之簡要。陛下既洞見此理，臣以爲必能日與賢臣往復問答，開廣聰明，期大有爲于天下，而側聽十旬，陛下端拱淵默，尙如曩時，臣竊惑焉。豈聖意自有主耶？臣聞易之乾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乾，君德也。謂學雖甚富，而心有所疑，不辨不明，此所以貴乎問也。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仲虺告成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以是知勤于好問，實帝王之盛德。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夫反是而暗，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暗則是非得失，懵然無辨，豈不大相遠哉？且今日在廷之臣，孰有某善，孰有某能，孰可以當重任，孰可以辦一職，孰爲人望所歸，孰爲清議所貶，陛下能盡知之乎？當今之務，何者爲綱，何者爲目，何者當先，何者當後，所未立者何事，所未革者何弊，陛下能盡知之乎？吏貴乎廉，而貪濁者衆，吏貴乎良，而慘酷者繁，或催累年積欠，鞭箠不止，或借朝廷威令，羅織無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將帥擁兵，固有忠于爲國者矣，而多徇私者，固有勇于立功者矣，而多怯懦者，固有勤于閱習者矣，而多苟簡者，培克日甚，名籍多虛，此緩急所以不可仗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凡此數條，臣竊料陛下未必盡知也。夫以聖德純茂，而于此未能盡知，其故何哉？亦惟端拱淵默，而罕發于清問而已。今宰執奏事，患臨政雖久而治功未立，皆由此也。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竊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救正，歸于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于不問哉？陛下誠能自今以往，有疑必問，咨訪宰執。